

10

# 真假风流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美 丹尼尔·斯蒂尔 著

李学阳 译

Danielle Steel

CROSSINGS

---

本书根据DeLL Publishing CO. Inc.

New York 1986年版本译出

真假风流

(美) 丹尼尔·斯蒂尔 著

李学阳 译

\*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)

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

咸宁地区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6印张 2插页 128 000字

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0 100

ISBN 7—5354—0170—8

I·149 定价：1.65元

## 内 容 提 要

美国畅销书作家丹尼尔·斯蒂尔继《隐私》、《隐情》后的新作，描写两种风流。

海运商的千金利娅娜嫁给了法国驻美大使阿尔曼，有着温馨的爱。钢铁大王尼克娶了一个风流丽人，却与利娅娜海船邂逅。二次大战使阿尔曼成了反法西斯战士，为避难美国，利娅娜与尼克又在海上重逢。失落使两情缱绻，痛苦的心灵迸发出爱的烈焰。丽人终于风流去了。阿尔曼为祖国从容就义。尼克从太平洋战争中归来已失去一条腿，迎接他的是扑倒在他怀中的利娅娜：泪水、爱与惆怅。

哈里森·克罗克特忙了大半辈子海运事业，一直无暇考虑终身大事。只是后来快半百了，才意识到自己不得不娶妻。也算他的眼力不错，选中了年少貌美的阿拉贝拉。从那以后他视她如掌上明珠。为娇妻举办规模宏大的舞会，购买价值连城的东方珠宝，让她过王妃般富贵荣华的生活。待她怀了孕要分娩，又为她从东部地区请来接生婆，从英国接来助产士。可是孰料命运多舛，阿拉贝拉最末还是被死神夺去了生命，留下一呱呱待乳的女婴，即今天的利娅娜·夫人逝去的头十年里，老人一般足不出户。当然办公室他是不得不去的。克罗克特海运公司在全美同行业中数一数二。远东到处有它的船只运输货物。此外还有两艘夏威夷——日本对开的超豪华客轮，以及在南美和西海岸的几条客运航线。

对哈里森·克罗克特来说，那十年里生命的意义似乎只有公司和宝贝千金。不过，胞弟单身汉乔治那儿他有时也去。因为兄弟二人一起为公司并肩奋斗了一生！至于其他的亲朋好友，他就一概不来往了。只是后来有一次带着他的利娅娜去欧洲度假，领略了巴黎、柏林、罗马和威尼斯的旖丽风光，才慢慢意识到过去女儿的生活是多么单调！孩子不能没有她的小伙伴，也不能没有爱她的叔叔、阿姨和爷爷、奶奶，自己应该为她敞开家门。也就是从这时候起，哈里森开

始领女儿去看木偶、戏剧、电影，带她上塔霍湖旅行。后来还干脆为她在哪儿买下了一座漂亮的夏日别墅。一句话，他又带着他的心爱女儿回到了自然、人群之中。

利娅娜天生丽质，象她故世的外婆和母亲。除了继承了她们的自然、质朴、娴静等优点外，还特别的伶俐聪颖。这也许是因为她常与父亲、叔叔一起用膳，耳闻他们谈论生意经和船只所到国家的政治、经济状况的缘故。慢慢日子过长了，她觉得和父亲一起比与同伴们一起玩耍还要愉快、幸福。爸爸则更丢不开她，走东到西都把她带着。

一九二二年春日的一天，哈里森不忘法国大使阿尔曼及其夫人的邀请，又带着利娅娜上他们的领事馆吃茶。阿尔曼夫妇在这次小聚后喜欢上了他的爱女。因此以后他们与哈里森父女来往愈来愈密。四人常常结伴而行。阿尔曼和夫人奥迪丽要去塔霍湖住上几天，也要择在利娅娜的假日里。那三年，奥迪丽简直成了孩子的第二个母亲，连回法国探望亲人也要把小丫头带去。望着女儿和令人尊敬的大使夫人在一起时是那么高兴，哈里森心里乐陶陶、甜丝丝的。

利娅娜十八芳龄时考进了米尔斯学院。也就在这一年的秋天里，奥迪丽突然感到身体不适，经常叫嚷腰疼，渐渐又不思进食。一天到晚发烧、咳嗽。持续几个月了也不见好转。最初医生老坚持说没有事。惹得阿尔曼当夫人是犯了思乡病。因此打算将她送回法国去。哈里森闻讯后向他推荐了纽约的一个名医。但是他们还没有启程，奥迪丽便完全垮了下去。无奈只有施行手术，结果才发现患的是癌症！这样医生打开了又合上。阿尔曼接过诊断书后两颊滚下了泪珠。

“我不能没有她啊。哈里森……不能……”他痴痴地望

着在场陪着他的克罗克特老人。对方回想自己十八年前痛失爱妻的凄情惨景，也不觉潸然落泪。也真是巧合，阿尔曼和他当年失去阿拉贝拉时一样的年纪——四十三岁！不过，和老人不同，阿尔曼与奥迪丽一起度过了二十个秋冬。不堪设想，一旦没了她，大使先生将如何生活下去？他们夫妻膝下无嗣，并不是二人不想要孩子。早在结婚之前他们就想生它一男二女，只是奥迪丽未能怀孕。日子一长，双方只好打消了做父母的念头。这二十年来，夫妻二人一直形影不离，相依为命。阿尔曼甚至觉得没有什么比这更好呢。因为这样二人可以永远过着新婚蜜月般的生活。可如今，奥迪丽竟要离他先去！

尽管病人自始至终不知道自己患的是癌症——阿尔曼想尽千方百计瞒住了她，但是后来她还是明白了自己的日子已所剩无几。最末，三月间，终于在丈夫的怀里死去。临要断气的那天下午，利娅娜还抱着一束玫瑰去看望她，在她病榻前嗫嗫嚅嚅，泣不成声，相反还要奥迪丽来安慰她一个健康的人。

“利……娅……娜……”垂危的人使出最后的一点力气，哀求少女，“我——不行了……替我照——照料一下阿尔曼，象你过……过去那样照料你的父亲……”与哈里森父女交往的这三年里，奥迪丽观察出老人要不是这个女儿，性情还不知道变得有多乖僻？正是床边的这位小天使，用温柔、体贴改变了那位孤独老人。“阿……尔……曼……也很爱你……”歇了一会，她又断断续续地：“我——不——在了，他将少不了你和你父亲的照顾……”奥迪丽好象是说到自己要出门旅游似的，非常的安详，利娅娜真不忍看着这位

母亲般的朋友别她而去。可是，对方再三劝慰她要正视天意。她跟她丈夫也是这么讲的。并且再三嘱咐她死后就葬埋在这里，不要送回法国去，免得阿尔曼一人路上孤单、凄苦。整个来说，她的父母也不在，阿尔曼的双亲也早已作古。死对于她似乎并无遗憾。只有一点没给丈夫留下一男半女。幸好，现在有个利娅娜，她可以把阿尔曼托付给她。

奥迪丽去世的头几个月里，阿尔曼恍惚置身恶梦之中。领事馆的工作堆积成山，但他丝毫也静不下心来。可是不久有几个外交官员要来旧金山，非得由他举办一个小型宴会招待不行。出于无奈，他只好请利娅娜来帮忙操持。姑娘过去替自己父亲也张罗过的。在法国领事馆出色的工作人员协助之下，她“女主人”扮得极成功。那个秋天，利娅娜很少陪伴自己父亲去塔霍湖别墅。其后老人让她出国旅行她也没去，说是阿尔曼那边离不开人。

开始，哈里森还不理解女儿为啥那样全心全意？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，方明白她那样帮助阿尔曼，是为了自己能走出悲哀的幽谷。由于生下来就没有妈妈，利娅娜从小就有一种母爱的饥渴。她希望能有一个同性来倾听自己的话语，而不象与父亲、叔叔或其他男人们一起时那样拘谨。当然，小时爸爸为她请过家庭教师，厨娘以及女侍，但她们好象都不是她的知音。父亲这多年自然也有几个相好的女人，但是一个也没有带回家中。也许是怕那样会伤害女儿。因此，长这么大奥迪丽还是姑娘遇到的唯一可交心的女性。是她填补了她心中的母亲遗缺。但是现在随着奥迪丽的病逝这遗缺又空余了下来，怎不叫她悲伤！所以，她今天能为阿尔曼做点什么，也是为了慰藉自己一颗受伤的心。

然而到了这年的夏末，即奥迪丽谢世的第六个月里，阿尔曼和利娅娜忽然叫一种不知不觉的微妙变化所震慑！那是九月的一个黄昏，阿尔曼和少女又坐在领事馆花园里一边观赏玫瑰，一边促膝谈心。也真是奇怪得很，这回聊天提到奥迪丽时二人都没有流泪。阿尔曼甚至还讲出奥迪丽生前的一些趣闻轶事，逗得利娅娜要捧腹。它标明俩人已经战胜了不幸，并且能为了彼此而生活下去。

“谢谢你，利娅娜。”那次倾谈后，阿尔曼情不自禁抓起了少女的手，泪珠在他的眼眶里晶莹地闪烁。

“为了什么？”姑娘把头一偏，佯装不懂。娇嫩的小手也将伸过来的大掌牢牢抓着。

“你难道不知？我是从心里头感激你。”

“快别说了。这六个多月来我也少不了你。”

“可不。”他深情地点了点头。

又和阿尔曼过了一星期，利娅娜去了塔霍湖，看望在那儿度假的父亲。她再不来就没有时间，大学里过几天就要开学。父亲见了两月未见的女儿，心头悬着的一块石头落地。塔霍湖消夏期间，他无时无刻不在念叨着女儿，眼前老是晃动着她和阿尔曼的身影。一个女孩子家那样全心帮助一个男人，确实有点怪异。但当想到奥迪丽生前所说的话，老人也就释然。奥迪丽在世时常提醒他：孩子成年累月老守着他一个孤独老头，生活极为单调，需要多交结一些人作为调节。她在病重期间还允诺过他：待她情况好转，能够下地，一定带孩子进入社交界。可叹这竟成了她的遗愿！

这次女儿来塔霍湖，老人又提起了此事，说要代奥迪丽为她举办一个盛大舞会，邀请众多初入社交界的淑男淑女，



以驱散萦绕在她脑海里的哀云。可是利娅娜却不以为然，认为大可不必浪费那多的钱买这买那，吃喝玩乐，况且那些纨绔子弟本来就有些令她生厌。女儿的这一叙话令父亲惊讶：怎么她全加州最富有的姑娘——克罗克特海运公司大老板的千金竟计较起那几个小钱？！

十月初，利娅娜便回到了米尔斯学院。学习期间她没法照料阿尔曼，但是对方饮食起居也好好儿的。

利娅娜不在身边了，阿尔曼不免又有点怀念夫人。每每哈里森听了总不觉要大发感触：“老兄，这可不是一天、两天能忘掉的事。你会永远痛苦下去。有时或念起和她度过的某个幸福时刻；有时或想起她生前说过的哪一句话；再或者记起她穿过的一件衣裳，总之那一颦一笑都够叫你回味。”

“是啊，若不是府上的千金，我真不知怎么样了。”阿尔曼嘴角略笑了笑，对姑娘的入微体贴他感激不尽，也不知怎样向老朋友表达这种心情。

“快别这么说，丫头爱奥迪丽也爱你。她安抚你的同时也就是安抚她自己。”其实老人并不糊涂，迟钝。他早已觉察到二人的感情有些异样，只是不愿挑明罢了。倘使他将自己的这一直觉说出，这对忘年交准会大吓一跳的。尤其是阿尔曼，会觉得自己对不起老朋友。

“利娅娜一定盼着社交舞会早一天举行吧？”大使先生这时有意岔开了话题，其实他知道姑娘对它兴趣是不大的。某种程度上说，她只不过是想尽尽做女儿的一份孝心，使父亲通过为她举办舞会而增添一份荣耀和幸福。

“实话跟你讲吧，”哈里森又叹道：“我发现丫头已经很成熟。似乎在一夜之间从一个十七岁的小姑娘变成了大

人。”

的确，其后几天的家庭社交舞会，验证了老人的话。别的少女下舞池时是那么紧张、羞涩，而独有她不慌不忙，落落大方。

“今夜，我的可爱的小天使，你看上去简直象公主。”大使先生挽着她，在悠扬的华尔兹节奏下旋转。他作为家里的常客，当然也被邀请来了。利娅娜应付似的和父亲同事、朋友的公子跳了几圈，便和他扎成了一对。

“我这身打扮不自然，对吧？”她调皮地问，在阿尔曼眼里好象只有十五岁。要是奥迪丽没死，一起来分享姑娘这幸福的时刻多好呀，他突然想。但此种痛楚转瞬即逝，他复而又凝眸起少女那楚楚动人的面容。

“不管怎么说，舞会办得还是挺不错的。爸爸为这没少操心……”她口上虽然这么说，心下却在直叫痛：花这多钱太不应该。不知怎的，父亲每次为她破费，她都打心里觉得罪过和内疚。“你玩得痛快吧，阿尔曼？”一会她又回到了正题。

“嗯，没有比今晚更愉快的了！”他文雅地一笑。少女见了忙揶揄他献殷情。因为平日他总是拿她当小孩，或是一个小妹妹，决不象此刻这么一本正经。

“今个你大不同往常啊？”

“是吗，小天使？你这句话怎么叫人理解？我平时在你面前太粗鲁了么？”

“哪里哪里，大使先生不过常常唠叨在下支配错了男仆；或者是不该取冷藏柜里的餐叉；再或者是午餐用的柠檬有点……”

“冤枉啊，我受不了！”阿尔曼忙打断她的话。“难道我常这样使唤你么？”

“也不。比方最近就没有。啊，对啦，你这段日子过得还好吧？”她还忘记问他呢！

“哎，就别提了。那帮人甚至闹不清我喝的是哪一种柠檬。但是如果换上你……”说到这儿，阿尔曼又掂量起少女刚才的一番话来。听她那口气好象是自己妻子似的。他能有这福分么？连想也不敢往那方面想啊。亡妻奥迪丽若九泉有知，岂不要怨恨自己么？瞧，都是些什么乌七八糟的念头！利娅娜也是，那几个月一直扮演着这角色。俄国，他的眼前象又浮起姑娘上学后留下他一个人的凄楚情景。倒不是说就真的没有谁给他端上爱喝的柠檬，而是中餐、晚餐后没有人陪他说话儿。

“你那又在发什么呆呀？”她止不住又取笑了一句。弄得阿尔曼抓着她指尖的手掌直冒汗。

“我在反省自己：过去对你是不是确实有点不恭？”

“快别说这种傻话。等下周这讨厌的舞会一过，我马上回到你的身边去。”

“你——，就没有什么约会么？比如说和今晚来的哪一位小伙子？”阿尔曼迷惑地问。在他看来，象利娅娜这么可爱的少女，身边一定不下一打骑士。

“我想这点抵抗力自己还是有的。”她把头一扬。

“唔，真有趣。你接种过什么爱情疫苗不成？”他也逗了少女一句。舞曲又换过了一曲。他和她仍在池中泡着。哈里森老人旁边席上见了，心里直觉美滋滋的。

“告诉我你这免疫力哪儿来的，克罗克特小姐？”

少女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：“我想这是不是因为和爸爸一起呆多了的缘故？对男人都基本了解透啦。”

“看破红尘？哈哈……”

“不，那也说不上。”少女也忍俊不禁。“我只不过是说自己已学会了如何收拾屋子。知道清早起来要先给爸爸倒上一杯咖啡。待他下班、从办公室没精打采回来，切莫忘了点着脚尖走路。可换上一个年轻的小伙子，就更难对付他了。这种人罗曼蒂克。满脑子的离奇古怪念头。甚至连自己嘴巴里说了些啥都闹不清。报纸杂志则从来也不看的，连廷巴克图和西藏都分辨不出。可以想象，他下班回家脾气会比爸爸更糟。动不动就会冲老婆发火的。至于为了什么缘故连自己也说不出。你见了不知是想笑还是想哭。一旦有了小孩，那日子会更没办法过下去。”

“是的，你说的这些都不错。”阿尔曼听了连连点头。年轻时自己对亡妻就也有一点暴躁，现在想起来都后悔不已。

“你又在发个什么呆呀？”

“我——”他在想姑娘由于一直守着自己的父亲，过早失去了少女的天真，到时一旦有几个人同时向她求爱，说不定真的会挑上其中岁数最大的。

“你不说我也知道。”少女冲他做了个怪相。

然而，其后的几周二人见了面就再没有以往那么自然。利娅娜在他的面前陡然变得异常的温顺，以至阿尔曼手足无措，没了一个外交家的镇定、自然。

这时利娅娜恰好又满了二十岁。看上去就更象一个熟透

了的酸果。特别当穿着粉红色云纹绸长袍时候，头发更加金黄，眼睛更加碧蓝，令人沉迷心醉。

她的生日在春末夏初，所以这一年和父亲早早就去了塔霍湖。阿尔曼听说后长长松了一口气。自从他精神好了些后，就再也没邀请利娅娜去帮他料理家务。个中原因还是怕经不住少女的诱惑。不过，偶尔老朋友哈里森举行家宴，他就躲也躲不脱的。正当阿尔曼努力克制自己，尽量避免与姑娘多接触的当儿，哈里森一个电话，要他无论怎么忙也赶到塔霍湖去，跟他们父女一起共同过一个周末。也就是在这一次，他发现老头已觉察出他和利娅娜之间关系的微妙。委实，他从内心深处发狂似地爱着少女，但是由于年龄差距太大，终究不好开口。可是，这个周末，他和她在温情的月光下站了一会，还是不能自己，心跳明显加快。结果只好扭头，走回她父亲坐的桌边。对大使先生的失态，老人亦有所察觉。但想笑又不好笑出声。而利娅娜对此好象一点也不在乎。搬来躺椅，放在他旁边，向后仰着，眼睛似睁非睁。惹得阿尔曼直觉得眼热骨软。这一夜，他们坐得很晚。象往常一样，利娅娜叨叨絮絮，阿尔曼口若悬河。最后老人来催了，他们才进屋子里睡去。周末过完，阿尔曼得走。送他上路时利娅娜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暑假结束，利娅娜又回到了学院。头几个星期里，阿尔曼还能抑制住自己。到后来慢慢便不行了。禁不住给她挂了个电话，询问她大学生活如何，身体吃不吃得消？利娅娜电话里声音也显得特别的激动，结结巴巴、泣不成声地告诉他自己很好，没事。其实，这些天她的思想情感深处正在经历着一场激烈的搏斗。有时她觉得自己象做错了对不起年迈父亲

的事，有时又觉得有愧于九泉之下的大使夫人。可是另一方面，她又割不断对阿尔曼的情丝，虽然说他已四十五岁，自己才二十芳龄。要是她所爱的人不是她昔日所敬重的女子的在世丈夫多好哇。那位母亲般的朋友临终是这样嘱咐自己的：“替我照顾好阿尔曼……利娅娜……他将少不了你的帮助……”难道说自己就这样履行她的遗嘱，如此“帮助”她甩下的丈夫么？

其后的三个月里，双方都受尽了熬煎。利娅娜完全无心听讲、做作业。阿尔曼坐在办公室也象丢了魂儿。最末，终于盼到了圣诞节。哈里森老人又举办年宴。二人才得以见一下面。酒后，阿尔曼提出到外面走走。借此，他将自己内心的痛苦和盘托出。哪里料到，利娅娜也同他一样潮水般暴发了。从这以后，他们便约好一星期会一次面。多数安排在周末。幽会的地点是公园不被人注意的一角。免得让人发现了，成为全城的笑柄。末了，利娅娜决计干脆向父亲挑明。本来她准备接受一顿训斥。出乎意料父亲听了如释重负，笑开了嘴。

“我还在着急你们猴年马月能正视到自己的感情发展呢。”父亲坐在桌边，乐哈哈地打量着女儿。

“您都知道？可是您怎么会——？我闹不明白……阿尔曼也没有跟您讲啊。”

“我嘛，也不比你们谁蠢笨。”爸爸霍霍笑道。看得出来，他从内心赞成他们这样恋爱。首先，他们二人对这件事都很慎重，不是凭一时的感情冲动；其次，他们亦十分尊重他们的共同的过去。至于年龄上的差距障碍，女儿能超越也就没有什么可说。老人了解自己孩子的脾性。跟年岁大一些

的男人会过得更好的。相反与同她年龄相仿的小伙子在一起，还会经常闹别扭。

转眼又到了利娅娜二十一岁生日。哈里森老人为此举办了一个规模更大的舞会。因为女儿和大使先生要在这一天宣布他们的订婚。生活有时就象个梦。两个星期以后，阿尔曼突然接到通知：他在法国驻旧金山领事馆的任期有变，很快就要被派往维也纳赴任。眼看启程日期逼近，他和利娅娜商量想提前结婚，但是没有得到老人的同意。爸爸想独生女儿修完大学最后一年课程。这意味着二人又要整整等上一年！利娅娜当时听了简直要哭，然而父命不得不服从。两个恋人最末只好眷眷而别，并相约好有机会相聚就相聚，没有就一天写上一封信。

那一年是二人一生中最漫长的一年。但他们终究熬过去了。最末迎来了1929年6月24日的婚礼！按哈里森老人愿望，它最好在旧金山的圣·玛丽教堂举行。所以阿尔曼特请了一个月假，千里迢迢地赶了来。婚礼完后又偕新娘去了欧洲，在威尼斯度过他们的蜜月。回到维也纳后，利娅娜即成了大使夫人，自如地接替了奥迪丽的位置。阿尔曼天天想方设法让她过得愉快些。但利娅娜认为那是白浪费他的时间。跟父亲的那些年，以及奥迪丽病逝后照护阿尔曼的那六个月，足使她懂得生活应该怎么过。

他们结婚还不到六个月，父亲便去维也纳看望了两次。欧洲并没有老人的生意，但是他想念女儿想得发疯。当第三次去维也纳时，利娅娜含羞地告诉爸爸自己已有了身孕。谁知老人当时一听非但不喜，相反显得非常恐惧，脸上一点血色也没有，战战兢兢地央求阿尔曼：让他把女儿接回美国

去。理由是那儿有世界第一流的妇产科医生。老人不能忘记孩子她妈是怎么死的，以及她去了后给他留下的巨大痛苦。但大使夫妇没能依他。可怜老人那天一人动身回国时泪如泉涌。利娅娜见了十分难受。以后几乎每天都要给父亲寄上一封信，告诉他自己的身体状况。五月，离利娅娜分娩还有三星期的样子，父亲又赶到了维也纳。他整天急得叽里呱啦，直跺脚，把大使夫妇气得哭笑不得。但是利娅娜这一次并没有把他打发回去。三个星期过去了，利娅娜被推进了产房。哈里森就更是歇斯底里。把照看他的阿尔曼搞得焦头烂额。算是利娅娜的运气大，很快就生下了一个女婴。圆圆的脸蛋，玫瑰花似的小嘴，招人喜爱极了。孩子生下三个小时后，哈里森获准进医院探望。只见女儿边吃边笑，恍惚是刚和朋友们跳了一下午舞似的。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！阿尔曼一旁也为之叹奇。他久久地端详着妻子，只觉爱她甚于爱自己的生命。更感谢她给他带来了这个梦中也想不到的小天使。他疼爱小女儿极了。给她取名玛丽·安吉·奥迪丽·德·维利尔斯。当中用奥迪丽的名字是事前就与利娅娜认真商量过了的。为的是让冥府中的奥迪丽也高兴高兴。

其后，阿尔曼又调到了法国驻伦敦的领事馆。在雾都他们又生了第二个千金。这一个女儿给取名为伊利莎白·利娅娜·克罗克特·德·维利尔斯。把个哈里森老头很乐了一阵。举行命名仪式那天，老人特地赶来了伦敦。之后又同两个外甥女玩了一些日子。也就是在这期间，利娅娜发现爸爸身体有些不行。毕竟是年近七旬的老人啊。送走父亲后，她把自己的这一发现告诉给了阿尔曼。但是他很忙，没有把它放在心上。没过几天，他们便接到电报：老人乘船回国途中受



了一点颠簸，便驾鹤归去。阿尔曼闻后为自己的粗心大意饮恨不已！

利娅娜立即飞往旧金山。慌得连孩子都没带去。当她站到父亲的灵柩前，一种失落感蓦然涌起。她明白：父亲去了，自己的生活将会全然两样。叔叔乔治已经在着手准备搬进父亲的住宅。克罗克特海运公司将也就交给他了。不知怎的，她见了那个讲究穿戴的老单身汉就心里厌烦。所以，在家里还没呆上一星期就赶回了伦敦。这段时间，她的心境跟失去母亲般的朋友奥迪丽时差不多。所幸的是现在有阿尔曼和孩子们与她一起分担悲痛。从此以后，生活对于她的意义就只有丈夫和两个女儿了。

伦敦呆了两年后，阿尔曼又被派到华盛顿。这里，他一住就是五年。本来，工作、生活都快习惯了，不料希特勒在欧洲发动了侵略战争，他不得不应召回法国去。

这天，处理完公务回到卧室，他头一句话就问夫人：“东西都清好了么？”

“清好了。”她见了他忙迎上去，张开双臂抱住他。

“好的，”他笑着对娇妻：“我们的船票也订好啦。”

“是不是诺曼底号？”

“是的，明天上午就要启程。”

“好，亲爱的，那么今晚就早点儿休息。孩子们已经睡下了。”利娅娜说着，开始脱衣。一件洁白的蝉翼纱罩衫退下，露出她那丰泽莹润的肌肤。阿尔曼一边见了，一天的疲劳顿即消失。他稍稍躊躇了一下，便走进了更衣间。

有顷，他穿着宽大的丝织睡衣，趿着泡沫拖鞋出来，瞧